



诗风 词韵

记忆 深处

# 音乐

# 螺蛳琐忆

■胡富健

(外二首)

■李建军

在布袋山上，听音乐  
月亮弯曲了树林，月光  
缓缓流淌，揉碎了绿叶

忽然，我跌进海里  
站在波浪上，立在礁石上  
像海鸥，飞翔着豪情与忧伤

我又游入清澈见底的小溪  
在碧绿的镜子里，像野鸭昂首  
从漫漫的过去摇向透明的未来

## 下一场雨

下一场幸福的雨  
天空撒满金色的米  
鸽子像呼啸的哨音  
青草像疯长的唐诗  
雨帘里正在上演一幕幕大戏  
谁有红烛相伴南山采菊  
谁在苹果树上舞动双桨  
谁像站立欲飞的现代家具

下一场痛苦的雨  
乌云像无数海盗船聚集  
雨线穿越漫长的路径  
谁的思念像痛苦的罂粟花  
雨鞭无情地主宰  
栅栏里狂躁的羊群  
左牵母亲，右挽月亮  
雨声应和着泣血的蛙鸣

## 鸟声

鸟声是清幽的  
在海边，在山谷  
它是透明的  
穿越雾霾与风暴  
它是甜蜜的  
让蝶飞蜂鸣，花开溪涌  
它是哀伤的  
催醒另一个世界的灵魂  
它是尖锐的  
刺穿阳光里的青草与树林  
它是奇幻的  
令月亮上的树飞落叶子  
它是深刻的  
让细水流穿透石子  
它是永恒的  
一声像一页，写不尽历史

且行 且吟

古道寻芳

■余喜华

无论雨天还是晴天，从五部半山通往冷水坑的这条山道，除了风声、溪流声、鸟叫声、虫儿的唧唧声、落叶的窸窣声等天籁之音外，是少有人影的。如果有人，也就是半山那位放牛的老农妇，和我们几个常来此“采草问药”的老客了。

沿溪而上的山道，石砌而成，有条石、块石、卵石，大小不一，彰显就地取材的便利。石色有黑的、灰白的、青色的、暗红的，随意铺设，毫无章法，没有经过任何的筛选和特意的拼接，透露出建造者实用主义的简朴用心。大多数的石头表面光滑润泽，雨则晶莹湿滑，晴则暗泛光亮，见证过行人不尽的匆忙，劈刻下岁月的年轮和历史的沧桑。

拾级而上，漫步山道，放眼四顾，山色葱茏。不必说四周山野那松树、柏树，四季常青；也不必说那连绵的毛竹林，高大挺拔，苍翠青影，碧浪万波。单单要说的是，山道两旁，溪流岸边，漫山满坡，高高低矮矮各色小草，爬藤刺蔓。或直立，或匍匐，或攀援于山崖，矮墙、大树枝干。除去隆冬季节，春夏秋三季的大多数时日，总见山道两旁，开满各色小花，红的、紫的、白的、粉的、蓝的、黄的，竞相攀比，明争暗斗。

所谓名花有主，这些山野小花，虽籍籍无名，也是各自有主的，它们虽然很卑微，但其中的许多是

人类的治病良药。紫苏、蒲公英、鸭跖草、野山菊、沙参、黄精、辣蓼、败酱草、车前草、覆盆子、石菖蒲、五味子等，还有许多我们不知其名字，只能怪自己知识浅薄。我们走在百草园中，那花开的芬芳，茎叶的馨香，沁入心脾，直入五脏六腑，使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都舒畅。顺手还捋走一些它们春的花、夏的茎叶，秋冬的果、块根，偶感小恙时，将它们泡水煮茶，也能减轻症状，感谢大自然的恩赐。

与它们为伴的，是烈日、是明月、是清风、是雨露、是寒霜。有时轻风和煦，阳光明媚，有时疾风骤雨，天昏地暗。与它们长相厮守的是山道边的小溪，终年不绝，流水潺潺，叮叮咚咚。还有道旁不时冒出的几泓泉眼，大者如缸坛，小者如碗碟，而泉水清澈，可抹脸，可洗足，也可对水梳妆容。

小溪有情，小草有意。在它们中间常有第三者插足，蜘蛛将蛛网织在草丛间，有的高挂枝头，有的低垂临溪，张网以待弱小者为美食。蜻蜓翻飞，或临水展翅，或高枝憩息。蜻蜓点水，在秀它的飞行技巧，却难以掩盖它与水的暗中恋情，蜻蜓将溪水作为产床，传宗接代是其不变的永恒主题。

变色龙突然从脚下爬过，一跳一跃，眨眼就消失在前方某个草丛中，只见它们矫健的身影，有的青绿，有的土灰，有的枯黄，它们掌握着适者生存的

工夫。但我摸着摸着就偏离了初衷，会潜到水里，一口气游到池塘中央，躲在密密匝匝的菱角叶间，半抬起双手，悄悄地寻找青皮水灵的嫩菱角，用指甲掐下，张嘴一咬，荔枝一样的鲜菱角肉就含在唇齿之间，而下水畅泳、偷吃菱角在平时是被禁止的。当然，也并不都是如此惬意，有时会出些意外。譬如会偶遇小水蛇在菱角叶丛中游弋，盘在菱角叶间伸蛇信子，突然看到还是有些怕，虽然它不是毒蛇；那时最害怕的还是蚂蚁，防不胜防地会咬人吸血，吸牢在皮肤上，很难拉扯掉。但这种意外遇上的机会毕竟很少，动摇不了我摸螺蛳嬉戏的乐趣。除了有欢乐摸螺蛳的趣味外，根本还在于螺蛳肉与螺蛳汤有着诱人可口的美味。

将螺蛳摸回来，我就算是大功告成了，剩下的都是我娘的事了。娘会在食用前，先把它放在清水里，再在盆里滴上几滴菜子油，让其排出体内的污物，再剪去螺蛳尾，这样不但利于食用时吮吸出螺蛳肉，更重要的是调料能渗进螺肉中。我最喜欢吃我娘烧的螺蛳了，平常的佐料，却能吃出全家的温馨。只见她趁着油热时，放下大蒜、待蒜香喷鼻时，放入螺蛳，翻炒几下后，再放入葱、姜、老酒等调料爆炒，出锅前，拌上葱花、味精，淋上香

油。我为了尝鲜，往往会选择最后的帮厨，烧火牵风箱。我虽做着厨下的生活，但目光全落在锅里了，看着母亲的锅铲左一下、右一下，我的眼珠也随着左右打转，而口水不知几时已滴流在灶前的灰堂里了。有时候，娘见我分心会不时唠叨着“火烧得猛，火烧得猛”。

吃螺蛳颇有一番情趣，记得第一次不知怎么吃，用手抓了就塞进嘴里，用我小小的嫩牙咬起来，那真的叫咬牙切齿，惹得一大家子都哈哈大笑。吃螺蛳最娴熟者就是用筷子挟住，舌尖稍抵住，吮吸一吸，柔嫩螺肉即刻到嘴，其味鲜美无比，令人留恋。不会喂食的，只好用牙签挑食，或者用筷子轻戳两下，把它戳松后就可以吸了。

螺蛳也是佐酒之物，三五好友相聚，咪一口小酒，喂一颗螺蛳，那滋味，妙不可言，实在快活。螺蛳，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不失为一盘佳肴。用螺蛳汤汁泡干饭，再美不过了。螺蛳更是强身健体、防病治病的保健菜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螺蛳可以清火明目、滋阴生津、降热利尿……”

现在，虽生活在小城，离“螺蛳”的生活也很接近，但已很久没有下池塘摸螺蛳了。到饭店就餐，我会时不时点上盆上汤螺蛳，毕竟对于螺蛳，我有一种不忍割舍的情结。

且诗 且吟

## 一匹马找到了奔跑的理由

(外二首)

■叶廷玉

一匹马，找到了  
奔跑的理由  
驮着春天  
飞奔如闪电  
直到天荒地老

一匹马，找到了  
奔跑的理由  
驮着爱  
神驰如流星  
直到海枯石烂

## 谁，打开心中的荒漠

谁，打开  
心中的荒漠  
一个穷途末路者  
看到了海市蜃楼

谁，掐断  
北风的喉管  
让冰天雪地下的  
小草，喘一口气！

啊，你的眉  
在愤怒中淬火  
二把锋利的手术刀  
剖开我的灵魂

## 趁着夜色，偷走自己的一生

趁着夜色  
偷走自己的一生  
只剩下影子  
锈迹斑斑

从此，霜  
贼胆包天，爬上枯枝  
蟋蟀结束了一生  
悲壮的呐喊

我的心  
丢失了今夜的一  
片大好的  
河山



闲居吟(国画)

九峰  
文学副刊

第四百零二期  
品牌版面

牟安